

沧海为镜

林轩鹤 著



作家出版社

JINGWEIWENCONGIII



林轩鹤 著

滄海為鏡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沧海为镜/林轩鹤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2

(经纬文丛. 第3辑/北渔主编)

ISBN 7-5063-2242-0

I. 沧… II. 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6001 号

沧海为镜

作者: 林轩鹤

责任编辑: 周 坤

装帧设计: 金鼎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20 千

印张: 7

插页: 2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42-0/I·2226

定价: 100.00 元 (全五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艰难中的寻找，困厄中的坚守，寂寞中的奋斗……透过那些文字的间隙，我们不难看到有一处崇高的光耀在闪烁。那是精神，那是超越了物质的、特别是超越了物质的贫困的精神。

谢金星

《沧海为镜》序

谢冕

在这里，我看到了苏州虎丘的塔影，那剑般斜插九霄的姿态，有一种关于历史的隐喻。诗人说，江南的风花雪月，演绎了许多粉红色的记忆。在这里，我还听到了寒山寺的钟声，渔火明明灭灭地闪烁着沧桑变幻。诗人说，张继用一首诗，敲响了寒山寺。林轩鹤这本诗集里留下了很多中国古旧文化的迹痕，这使我感到欣喜。我常感叹当今的诗里没有历史，也没有记忆，只是一些对于苍白的庸常生活的咀嚼。因而那些诗显得很轻浮，它没有分量，当然，更谈不上沉重或厚重了。

诗歌不能只是一种复述，诗歌需要发现。好的诗歌更像是一种记忆，记忆着人间的、还有心灵的历史。它在今天的叙述中隐藏着昨日的声音、色彩和动作。它让人眷恋那值得记住的一切。它更有一种把今日的一切化为明日的记忆的宏愿。没有记忆的诗不仅缺少重量，而且也缺少生命力。它只是一种稍瞬即逝的短暂。而恒久的则是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林轩鹤是海的儿子，他的诗里有很多海的故事：渔村晨昏的风景，礁石边的凝思，还有寡妇村里酸酸甜甜的爱情。这是他笔

下的半月湾：飞倦的鸟儿找不到坚实的岛屿，便在她温柔的怀里憩息，疲惫的灵魂与她相依为命，于是她的泪和血，便咸成为岸边的礁石。在诗人那里，有一种感伤的美丽。成长和生活在崇武半岛的人，似乎天生地会感染上这种感伤的情绪。能够把这种感伤表现得美丽的，就是诗人了。

2001年12月2日于北京大学

厚重的诗

——序林轩鹤诗集《沧海为镜》

陈志泽

毋庸讳言，近些年我国的诗坛不太景气。新时期的诗歌创作经历过一段兴盛，一些诗人陷入了迷惘的困境。究其原因，恐怕首先是商品大潮的冲击。诗人最经不起冲击，冲击容易使诗人与本质为理想主义的诗歌产生离异；冲击沉积而成的商品文化、物质主义的诱惑，容易使诗人心猿意马，与亟需专注地沉入生活，进而在心灵深处提炼诗美，在想像的天空展翅飞翔的诗歌创作南辕北辙。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時候，林轩鹤同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诗集《沧海为镜》。诗歌是轩鹤最早从事创作的文体，在新时期诗歌的影响下，他开始了诗的旅程。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他并未像某些诗人远离了诗，原先呈现出来的才华在困境中窒息了。这就是轩鹤独特之处。他拒绝诱惑和浮躁，同诗的情缘亲不可破；他对艺术的信仰依旧虔诚、坚定，他的诗艺也就必定要在求索的努力中不断提升。

在我的印象中，轩鹤是一位严谨的诗人。他的诗注重诗意的

提炼、审美的追求，他甚至把这个特点也带进散文创作中。曾为轩鹤的散文集《风骨》写过一篇评论文章，以为他的散文注重炼意，避免了诗人写散文容易出现的较为张扬的毛病，又能发挥诗人营造意境、讲究构思的擅长。“炼意”说称得上我国诗歌的“传家宝”。宋《诗人玉屑》曰：“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优秀的古典诗词讲究炼意，现代诗较多讲直觉、随意，容许多意性、模糊性，但也没有理由抛弃这个传统。轩鹤的诗显然深得“炼意”说的裨益。

我们来看看他的《中国砖》。这首诗可分为几个层次：一描摩来自黄土地和先辈代代相传的火种、带着土的深情的中国砖；二写皇帝离不了中国砖，中国砖的构筑难免“化成阿房宫的废墟”，难免成为被敌骑踏破的“中华古龙的图腾”，而仁人志士把痛苦和深思凝成血色的中国砖，中国砖“从秦王的城汉帝的关明清宫墙”中走出历史的注释……这第二个层次自然地转入深刻的思考，挖掘出中国砖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三写新时代“用脊背挺起城市胸膛/支撑中国天空”的中国砖，赋予崭新的时代感；四写中国也是一块坚韧的黄土砖，“中国的勇敢”在于“不断锻造自己”，进一步升华，唱出了时代的赞歌。

集子中“华夏图腾”、“生活原色”、“海岬渔火”、“烛窗心影”、“散曲吟哦”五辑作品，我们能够读到不少这样煞费匠心、严谨构思的佳作。

轩鹤的诗具有较强的时代感。时代感强，而又讲究炼意、追求诗美的诗是厚重的诗，我们理应特别关注。

前面提及的《中国砖》写作在改革开放在全国如火如荼进行之际，作者受到崭新时代的强烈鼓舞和启示，炽热的诗情在胸中翻涌。在这一点上，他和全国人民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诗人善于敏锐地发现某个“对应物”，使自己的诗情得以形象地喷发，这就

是诗人的独特之处了。“中国砖”就是轩鹤发现的“对应物”，诗情从这里喷发，也在这里凝聚，一曲改革开放的赞歌便热烈而形象地唱响，抒发出强烈的时代感。应当指出的是，这样地表现时代感，是和一些缺发炼意和构思的标语口号式的“大路货”不能同日而语的。《中国流行低跟鞋》同样是一首“大题材”、具有很强时代感的诗。作者有感于过去年代的“踩高跷”的“传统游戏”和“穿高跟鞋”、“走不了远路”的教训，从“低跟鞋”这个对应物上，发现和赞美了中国“正重新认识自己的高度”的务实精神。读这首诗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理论，但作为一首好诗，它是形象的、富有诗美的，毫无说教之嫌。

读轩鹤的诗，我还想说的一点是关于地方特色。轩鹤的一些作品表现出一种富有魅力的文化浸润和不留痕迹的哲理渗透。这是十分难得的。

闽南文学如何繁荣发展是闽南文学界同仁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首先应重视题材的选择。但闽南题材的创作又必须有所超越——既重视闽南题材又要超越闽南题材，要有地域文化和哲理思辨的融入和关照，否则可能流于浅薄与平庸。轩鹤诗集中“海岬渔火”一辑显然是以他的故乡崇武为背景所写的一组反映渔村生活的作品。从题材看，已有鲜明的特色。他写“风餐露宿的岩石”，写“一种水妖的舞蹈喧哗而至”，“阴森整个夏季背影”的台风，写“喝烈性地瓜酒的渔村”醉了，“踉跄出满地风俗画”的渔村庙会，写“以拉网的姿势，把一个清澈的自己打捞上来，喝一口海边的井水，无论走到哪里，故乡都在心头荡漾”的渔人与井……题材的地域特色和民情风土的描绘展示出令人赏心悦目的风俗画。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诗的厚度。

我们来看《大海之根》。作者的故乡是石之乡。石生长在海里、海边。石与海不可离分。这就构成一幅人、海、石的独特图画。

写石，离不开写人、写海。这首诗这样写岩石：“同志或兄弟/他敲醒我生命的痛处”，“石的锋芒削去我的懦弱”，“其强身壮骨的精神/作为音符的影子/在我的体里铿锵”，“石/不卑不亢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一生的标本”。诗的实质是在写岩石对人的品格的培育。作品又把岩石看作“渔夫血汗的晶体”，“只因石的磨砺/大海才百折不回”，“表情凝重而铁骨铮铮的石/使终生流浪的大海/不再随波逐流”。诗的实质是写石对大海的生命的指引。作品的结尾是自然的升华：“大海是我的家/石是大海的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海，是闽南的、崇武的海，是长有岩石的海，是个流淌着先人的悲壮的海；作者笔下的岩石是闽南的、崇武的岩石，是长在大海的岩石；作者笔下的人是闽南的、崇武的汉子，是个总是“双肩挑着家园炊烟仰望大海”，而又充满血性的具有闽南男子汉性格的人。这就是不下任何“添加剂”的，具有闽南地方本色，而又有所超越的，在我看来够得上闽南文学精品的诗。

2001年8月24日于泉州市文联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走出胡同看海

林凌鹤

0

走出胡同看海——

1

眼前这地方，是一个被谢冕教授称之为“僻远”的地方。

波浪上站着海岬。

海岬上站着古城。

就在古城的西南角，曾经诞生过明代著名布衣诗人黄吾野的村子叫潮乐。离黄吾野诞生地不远，是一处叫合和的院落。说是院落，其实是几间见证沧桑的凹屋，凹屋里生活着一群善良、勤劳的人们。

我们就诞生在凹屋里。

……在“文革”最疯狂的一个日子，有两个小男孩站在自家凹屋的红墙前照了一张合影，天真、可爱，有点怕羞。这两个小男孩就是我和小弟轩鹤。当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俩都想从葡萄架上的天空去看看阳光的灿烂、云朵的轻盈……大人们却

没有这种心情，他们都在为生命而生活，为生活而生命。父亲，中药工，读过几年私塾；母亲，泥水工，文盲；姐姐，初中，正在谋工作；只有戴着“右派”帽子的三叔读到高中，在我们家里算是最有文化的，却时不时地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我们一家子六个人就这样在凹屋里做着不同的梦，甜蜜抑或苦涩，幸福抑或痛苦。无论甜蜜抑或苦涩，幸福抑或痛苦，梦，总激活我们的魂灵。梦，当然也包括长大后才叫“文学”的梦。

细想起来，我们的文学梦始于诗。诗这家伙的确诱人。就我们家而言，从本地志书上能查到的跟诗有关系的当是我爷爷。老酒。花生。寒馆。一生清贫、漂泊的爷爷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平民诗人，诗名闻于闽浙，并著有《风尘心血集》、《洞江唱和集》、《枕玉诗草》等，他是1939年至1945年活动于家乡的民间团体“初社”的社长。可惜的是爷爷48岁那年病逝于浙江洞头，就差几个月而未能看到抗战的胜利。虽然如此，爷爷的诗名还是留了下来，他当年吟唱的“浅酌低吟兴已酣，何妨身作再眠蚕。孤山梅鹤家风在，似我卑栖贫也甘”的诗句至今还回荡在我们的胸中。

我们当孙辈的无缘一睹爷爷的风采，只能从“文革”浩劫中抢救出来的二十多首诗里去解读老人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迹。父辈们是否从爷爷那里受到文学的熏陶呢？有一件事说怪不怪。1988年，家乡又成立了诗社，众人推举我家二叔当社长，率领这支由诗人组成的船队在海洋上扬起一浪又一浪海韵。对于二叔，年幼时我们对他很陌生，只知道他是“右派”，一个在第二战线加入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一夜之间被打倒，送往德化山区接受劳动教育直至改正。二叔才是我们家真正意义上最有文化的人，他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校时就有诗文登刊见报，我们得以更深的认识他，已快跨入八十年代的门槛。后来，我们发现二叔的藏书特别多。

结缘文学还是得益于三叔。当时的三叔属“黑五类”，在老家受尽委屈，深藏渴虎犴龙气，常作宝刀神骏鸣。三叔闲时总要吟诵一些古典诗词，短如《登鹳雀楼》、《登幽州台歌》，长若《长恨歌》、《琵琶行》，音韵一吐，抑扬顿挫，绕梁不散，连尚不懂事的我们都会受到些感染。可以这样说，我们是从平仄声中认识诗歌乃至文学的，文学给了我们那十年噪杂中的一份难得的清醒。随着三叔吟诵诗时的音韵，我们的魂灵飘出了凹屋，我们决定走出胡同看看，看看胡同外那一丛幽竹，看看古城外那一泓碧波……

来吧，小弟，走出胡同看海！

2

石构的胡同是一部记录家乡沧桑的线装书，我们用心读着。胡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寒窗豆灯下的我们追求清晰，所以，胡同外面的世界即使无奈，我们也留心也动心。我们毕竟在无奈中长大。

在那个褒歌唱起来很撩人的五月和九月，19岁的我和16岁的小弟双双走出胡同，架上眼镜去感受外面的世界。我们想从外面的世界把我们所失去的寻找回来，我们必须拥有诚实的灵魂、完美的人格、忠贞的爱情、崇高的理想……尽管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年轻的我们把不年轻的文学插作翅膀，就这样，“在崇武半岛的古城里，飞翔着两只文学的‘鹤’”（谢冕语）。是文学，使得我们用年轻的身心去阅读复杂的社会，并且架起我们人生的坐标。

风云如渡。岁月如歌。

当我们明白胡同上的天空比深井上的天空丰富而又驳杂，我们走出胡同。在我们的眼里，胡同像石砌的文格纸一样，任我们的脚步去书写。记得那时候，小弟你说，因为自己的瘦小而缩短了身后的阴影，因为培植桃李于海隅僻野而想起自己是盐腌风劈

的木麻黄。记得那时候，小弟你还说，你想老天很幽默，在你脸上套上两个车轮，把眼睛碾成四颗星星闪烁，单纯，冲动，冥思，然后载着心从没有路的路走去，走去，走去，去敲知识之宫文学之门艺术之窗。记得那时候，小弟你又说，于是把书架当作登天的梯子努力攀上一个新的高度，于是把诗作辐射于莲岛科山鲤城鹭江武夷试图透视世界看鬼看神看天看地。

于是，我们走出胡同，在家乡诗文氤氲处回望，也重新看看自己。

于是，我们走出胡同，在胡同之外看看世界，体验生活，感受生命。

在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在《小小的我》架起《小舢板》凌波来到《青屿》，蛰居古城凹屋已久的我们在大海的驯服抑或乖张中唱起《海韵》，尔后，把我们汨汨心绪凝成方块字铅印在《崇武文学》上，这样，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在遥远的海疆一隅，推动着充满生气的，而且是雄心勃勃的文学运动”，“使那里原先是颇为寂寞的地方，充盈着文学和诗歌的热烈”（谢冕语）。八十年代初的文学运动，与其说是文学的觉醒，倒不如说是心灵的觉醒。

就这样，我们的翅膀有了悟性。

就这样，我们的翅膀有了走向。

就这样，我们告别海门去寻找天门，用讨海牛般不屈的魂跟上帝站成同一风景。我们更多地想到外面的世界，更多地想到它的精彩和无奈。

就这样，我们屋角的天线伸出不安份的测听器，拧开胡同的钥匙是那串怪诞的梦。我们潇洒地吻别胡同尽头最后那盏流泪的灯，走出斗室之困。

果然，外面的世界很逗，看她一眼，居然回味出地瓜酒、洞箫、歌仔调……走出胡同，我们把太阳烤成红薯把月牙端成酒壶，

帆举着请柬告别朝霞告别星辰，而你，小弟，那只近视的兔子，终于跃上窗台，把天空望成路。

3

走出胡同。

胡同是一串方格纸，注满我们诗的语言、诗的具象、诗的情感。

我们用远古的脚步奔入大海去沐浴，去膜拜太阳，十二级以上的飓风的强力从菲律宾海声势浩大地穿过花莲港，穿过台湾海峡把古城捆绑成一部青蓝蓝的海魂谱写乐章时丢下的咏叹调。缪斯和她的姐妹乐队和舞伴不会因为孤独而颤栗，我们的诗神们借波浪的翼羽飞去探访万古霄汉，被雷针凝结的龙喉那里是我们的墨汁、我们的热情和我们的立意。古老的夏天把我们每一滴多情善感的泪风干成晶莹透了的盐巴巴，腌着一片片梦严严实实地储进宋时窑制的青色古瓶深埋在海门的怀里不再哭泣。我们虔诚地中请做两只雄性的蝉儿栖着相思树，为我们的成熟期为我们的高音部为我们的流行曲蜕下冬衣，并在回绕的梦路上拾到一朵朵往事如同一个个主题。

走出胡同，翘首盼望那段嘹亮的日子，我们的季节会唱歌。

走出胡同，我们拥有茶的冷静酒的热情，因为扎根于水，我们一生不再干旱。

走出胡同，有一种音乐便会敲响我们。

走出胡同，我们想起了一句古语：花酣也酒，鸟笑也诗。

一路上，有诗在灿烂……

4

因为诗，我们怀念清晰，我们感知胡同之外的世界。

小弟，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这应该感谢你的眼镜，让你走出镜片的诗眼清晰起来。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去面对生活，你在生活中感受生活的艰辛。你的宽框的眼镜就架在你并不高昂的鼻梁上，你感到世界就一下子清晰了，于是你怀念清晰，如同一棵嫩草怀念阳光、水分和土壤一样。——小弟，我想你是不会忘记的。

小弟，在那个风雨之夜，胡同，凹屋，年少的我们蜷缩在叔父忧怨里听他讲过去的事情，我们才渐渐地领会到诗言志的真理之所在。我们把诗当作风云雷电，当作山川草木，当作刀枪剑戟，当作汗泪血火。在怀念清晰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与诗同行。平平仄仄地走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年又一年，我们把清晰挂在胡同之外。

小弟，想不到你这样文弱书生，竟然有那样积淀沉厚的中国之梦，你用渴望的婴儿去吮吸母亲乳汁的冲动，即使是一块砖、一匹马、一壶酒、一首诗、一帖药、一堆煤……你也去挖掘诗的灵感和心的感受。你的诗喉不是夜莺，而是铜磬，你的中国之梦有殷血流注啊，我的小弟。

小弟，我记得那又是一个无阳之日，在胡同之外，你行在雨中，没有伞。你昂头看着天空的色彩，用稿纸揩着你的眼镜，然后随着奔来勿去的人群向前走。那时，我倏然发现你走出镜片的诗眼像一条船又在怀念清晰。

很好，走出胡同的你，找到了你的眼镜。

5

胡同之外，世界已经不瘦……

2001年8月8日于闾斋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惠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目 录

《沧海为镜》序·····谢 冕/1
厚重的诗·····陈志泽/3
走出胡同看海·····林凌鹤/7

第一辑 华夏图腾

中国砖/3
中国诗与中国酒/5
龙舟竞渡/7